

论竞技体育的游戏本原回归 ——由禁用兴奋剂引发的思考

徐勤儿, 高 晶

(江苏工业学院 体育部, 江苏 常州 213016)

摘 要:通过对禁用兴奋剂的原因及其它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和妨碍体育发展诸因素的分析,指出竞技体育的本原是游戏,过度商业化开发和过多的政治性干扰是导致竞技体育偏离游戏轨道的主要原因,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应回归游戏本原。

关 键 词: 竞技体育; 游戏; 兴奋剂; 健康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7)02-0025-04

On the return of competitive sports to the nature of game playing ——Thoughts inspired by stimulant prohibition

XU Qin-er, GAO Ji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angsu Polytechnic Institute, Changzhou 213016, Ch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prohibiting stimulants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that do harms to the health of the human bod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at the natur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s game playing, and that ove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excessiv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re the main causes for competitive sports to deviate from the track of game playing, and that for future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sports should return to the nature of game playing.

Key words:competitive sports; game playing; stimulant; health

一百多年来,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以惊人的冲击力在全世界迅速推进,成为20世纪以来的一枝璀璨奇葩。但是在竞技体育美妙的乐章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功利的诱惑下,20世纪60年代后使用兴奋剂开始大行其道就是例证。国际体坛由此拉开了反兴奋剂的序幕。本文从分析禁用兴奋剂的原因出发,继而对竞技体育未来走向进行思考。

1 由禁用兴奋剂的原因引发的思考

1.1 使用兴奋剂会危害使用者的身体健康

(1)使用兴奋剂会危害使用者的生理健康。

在身体的生理健康方面,反兴奋剂的理由是:“滥用兴奋剂可能导致运动员运动损伤、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肝肾功能障碍、性生殖系统的恶性病变或变态、中枢神经机能下降、各种癌症、内分泌失调等,甚至会导致运动猝死,而

且还有可能通过对胎儿的影响而损害他们下一代的健康。”^[1]这也是我们反对使用兴奋剂的最主要的一个缘由。

但是,运动员因从事竞技体育而遭受的身体、生命的创伤同样可与使用兴奋剂而造成的危害相提并论。早期化专项性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大运动量;超负荷训练,使运动员饱受伤病的摧残,甚至是付出终身残疾或者死亡的代价。从生理学的角度讲,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的运动,会使人体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疲惫状态,正常的生理规律被打乱,原有的生理结构被强制更改,体能常常发挥到极致,加速细胞的衰老和死亡,缩短人体寿命,这已成为运动员的隐形杀手,如美国职业篮球名将刘易斯、排球明星海曼均因突发性心脏病而死于运动场上;从安全学角度来讲,运动员几年乃至十几年以运动为职业,撞伤、摔伤、打伤、跌伤、扭伤、踢伤时有发生。我国体操名将桑兰因在赛前练习中的不慎摔伤造成了高位截瘫,巴西车手塞纳也因比赛中赛车事

故而魂归西天。

(2)使用兴奋剂会危害使用者的心理健康。

“在心理方面,由于滥用兴奋剂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这样做的可能结果是:轻则使使用者丧失自信心,加大使用者的心理压力,重则使他们一生难以摆脱负罪感,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变态行为”^[1]。

不过,各种赛事的激烈竞争,诸多媒体的广泛关注,普通大众的翘首期盼,政治力量的赛场较量,未来发展的前途未卜甚至是退役以后基本谋生的未知,也都同样会使运动员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著名马拉松选手日谷幸吉因不堪社会舆论的重压,在参加第19届奥运会前写下遗书自杀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心理失衡事件。

(3)使用兴奋剂会危害使用者的道德健康

“使用兴奋剂从道德行为上来讲,它是与人类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相背的。也就是说,因使用者拒绝了珍爱生命、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等道德公理,而造成了道德上的死亡”^[1]。

同样,竞技体育本身的某些特点:竞争、竞赛结果的预先不可确定性、对功利目标的追求^[2],也都比较容易引发运动员的道德危机。运动员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胜利所能带来的精神和物质奖赏的期待,在赛场竞争激烈的角逐中,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因此,贿赂裁判、打架斗殴、相互辱骂等道德败坏现象屡见不鲜。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的拳击比赛中,由于对裁判的不满,发生了韩国的教练和队员殴打裁判员的暴力事件。在最近刚刚结束的斯坦科维奇篮球洲际冠军赛上,中国队与波多黎各队队员之间也发生了打架事件。

1.2 使用兴奋剂危害体育的健康发展

(1)使用兴奋剂践踏了竞技体育的公平竞争精神

“使用兴奋剂是对体育公平竞争精神的公然践踏,是对体育文化的粗暴蹂躏”^[1]。

我们一向标榜竞技体育是公平竞争和规范竞争的典范,完善的规章制度、严格的竞赛规则、国家地区及种族参与的平等是竞技体育精神的体现。“这种平等竞争、贵在参与的精神,在国际事务中是绝无仅有的。就连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联合国,虽然所有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几个常任理事国却享有否决权”^[3]。这也是竞技体育最值得骄傲的资本。

但是自然的、人为的不公平现象在竞技体育中也有很多。黑哨、假球等造成的是“显性”的不公平。竞技体育中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公平因素。比如,各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对比赛场地和气候条件的适应问题、训练条件问题等。

现在竞技体育运动来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不可否认,大无畏的拼搏精神、竞争精神、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严肃认真的求实精神、要求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等这些西方文化中非常优秀的特性,造就了竞技体育的无与伦比的魅力。但

是,西方文化(包括竞技体育在内)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主流文化,在发展、普及之初便被蒙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也导致了东方国家在竞技体育中所享有的发言权微乎其微:竞赛规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欧美国家的委员占了半数以上;在以夏季奥运会的32个竞赛项目中,只有跆拳道和柔道为来自东方的竞赛项目。

(2)使用兴奋剂危害竞技体育的存在。

“兴奋剂的滥用从根基上打击了体育的可信赖性,兴奋剂在体育中不正当的运用甚至会改变体育的性质,最终使体育走向灭亡”^[1]。

竞技体育是我们追求极限的一种标尺,挑战极限的一面镜子,是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梦想所托。竞技体育本是人的生物属性、自然能力的展示和较量。使用兴奋剂事件的曝光,使人们对冠军的真伪、世界纪录的可靠性产生了置疑,对人类自身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种变相的欺骗和不正当的行为致使竞技体育成为虚假的代名词,丧失了竞技体育的可信赖性,改变了竞技体育的本来目的,最终会使竞技体育走向灭亡。

不过,在竞技体育领域也存在着一句戏言:“查出来的是兴奋剂,查不出来的是高科技。”诚然,现代科学技术让现代竞技体育的产生与发展受益匪浅。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我们静坐于家中就可以身临其境地欣赏到万里之外的精彩的世界杯比赛;发达精密的竞赛监控设备,使裁判们不再为运动员难分伯仲而大伤脑筋;运动力学理论的合理使用,使运动员的技术动作日益完善与精确,运动成绩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同时,我们看到了碧波荡漾中越来越多的“黑色鲨鱼”,我们感到了“脚底踏金”的刘易斯旋风一样的冲击力,我们为布勃卡在“金箍棒”支撑下的“直冲云霄”欣喜若狂……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如此骄傲和自信:我们人类的体能正在不断地突破极限,我们人类的体质正在日益增强。然而,在“舍我其谁”的光芒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眼前的“辉煌”主要归功于高科技的成就,竞技体育正在受到科技的控制和主宰。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广泛使用削弱了运动员的主体性地位,掌握新器材、适应新场地设施成为了运动员的主要任务,身体训练由此退而居次。这样的胜利也很难说是人的胜利还是器械的胜利。所以高科技的滥用同样会改变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使其面目全非。

2 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回归游戏本原

2.1 竞技体育的本原是游戏

从形式、内容和精神上看,竞技体育的本原就是游戏。乒乓球是从用酒瓶子打软木塞开始的,篮球是从往竹篮里装球脱胎的,排球是从嬉戏篮球胎发展起来的,我们在雪橇、冲浪、骑术中也都可以看到游戏的影子。

从词源上看,竞技体育与游戏具有很深的渊源。竞技体育(spor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 deportare,后来传入法国,在古代法语中标记为 esport,其含义是“情绪转移”、“使高兴”、“使愉快”、“玩”、“忍耐”等等。在15世纪的时候,又由法国传入英国,经过 disport 以及 sporte、porte 的演变,于17世纪时以 sport 的形式确定下来,主要表达了从劳动、义务和拘束中脱离出去,转移自己的情绪,游玩开心的意思,具有游戏的含义。

在理论上,部分组织和学者更是直接将竞技体育定义为游戏。国际竞技体育协会(ICSPE)的“竞技宣言”中将竞技体育定义为“凡是含有游戏的属性并与其他人进行竞争以及向自然障碍进行挑战的运动,都是竞技体育。”荷兰游戏理论研究先驱胡伊青加(Johan·Huizinga)认为:“游戏与竞赛具有本质同一性”,“竞赛具有游戏的全部形式特征,同时也具有游戏的大部分功能。”^{[4]60}日本学者今村浩明说:“竞技运动从广义上来讲与游戏同义,从狭义上来讲可以认为竞技运动是游戏的各种形式之一。”^[5]美国学者休密慈(Schmitz, K.I.)说:“竞技运动从根本上讲是游戏的延长,它的基础在于游戏,它的主要价值是从游戏中派生出来的。”^[5]

由此可见,竞技体育来源于游戏,并具有游戏的本质特征和功能。

2.2 现代竞技体育已偏离游戏的本原

对于游戏的本质属性,现代游戏理论之父赫伊津哈^[6]认为,游戏活动“作为一种‘不严肃的东西’有意识地独立于‘平常生活’;但同时又热烈彻底地吸引着游戏者;它是一种与物质利益无关的活动,靠它不能获得利润;按照固定的规则和有序的方式,它有其自身特定的时空界限。它推动社会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倾向以秘密色彩笼罩自身,并通过化装或其它手段与普通世界相区别。”简而论之,自由性、非日常性、时空的特定性、竞争性、规则性、娱乐性、身体性等属性为游戏的本质属性。不难看出,游戏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竞技体育应与商业、政治绝缘、隔离。但是,现代竞技体育却在过度商业化开发、过多政治干扰下,正处于灵化与物化、理想与现实、目的和手段的严重分裂状态,越来越偏离了游戏本原的轨道。在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奖赏的刺激下,运动员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置体育道德于不顾,将竞技体育作为牟利的工具,从而选择了使用兴奋剂。同样,残酷的运动训练、高科技的滥用、欧美中心主义的强势等这些也能够对人的健康、竞技体育的价值构成潜在生死存亡危险的因素却不在惩处范围之内,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功利的驱动,人们未能将竞技体育作为游戏去嬉戏、玩耍,而是将其作为达到功利意图的手段。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查禁兴奋剂充其量也只能是给竞技体育披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游戏,最主要的属性在于它的自由性,即应是一种自发的自由的行为,是游戏的人在想做游戏

时才做这一意义的自由。竞技体育现今却被和平外交、种族主义、民权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于是我们看到弗里曼点燃了奥运火炬,米累斯麦里放弃了奥运比赛,小球也转动了大球;竞技体育的鼻子也被金钱牢牢的牵动着前进,于是我们有了充满铜臭味的皇马中国之行,让人嗤之以鼻的盐湖城申办丑闻,以及漫天飞舞的赛场电视广告。在这样的背景下,竞技体育沦为了为达到某种功利意图的工具,背负了沉重的现实压力和职责,运动员也丧失了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是否参与的自由。其中的游戏的自由性也因此难觅其踪。

游戏的非日常性决定了竞技体育只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不曾想职业运动员将其唱成了主旋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定律在竞技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彰显尽然。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选择了将竞技体育作为了自己的职业。竞技体育由此变为了职业运动员日常的严肃的工作和生活,而不是闲暇时的玩耍。这不仅违背了游戏的非日常性,同时也与游戏的娱乐性背道而驰。职业运动员在比赛和训练中虽然也会获得很多的欢娱,但那毕竟更多的是与现实社会的各种利害关系紧密相连的。广大观众将观赏竞技体育作为了发泄的渠道,他们由此制造了欢快、热烈、奔放甚至是疯狂的赛场气氛,无形中却给身处其中的运动员施以了巨大心理压力。这对职业运动员来讲又有几多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游戏是一种身体活动,竞技体育也应当是人的身体能力即体能的较量,是人们对自身的身体素质——速度、耐力、平衡和柔韧性等综合水平的展示。电子竞技、桥牌、棋类等这些脑力活动的介入却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而隐藏在诸多彰显生命活力的项目背后的 THG、鲨鱼泳衣也让我们感到人类尊严的丧失。

诚然,从表面看,竞技体育具有时空的特定性,也符合游戏的竞争性和规则性的要求。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越来越复杂、多样化,生产技术与社会生活的科学组织系统化,人类古老的文化逐渐被观念、思想与知识体系,教条、规则与法规,道德与习俗所覆盖和窒息。同时,伴随着现代竞技体育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影响力的逐日增强,竞技体育也不断向过于严肃的方向转变,规则变得越来越严格、精密,技术技能越来越朝向高难度的方向发展,竞争激烈的以至缺少人性化,导致竞技体育的游戏精神受到了消亡的威胁,古老的游戏因素几乎萎缩。

2.3 竞技体育的发展应向游戏本原回归

胡伊青加^{[4]2, 270}说:“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又说:“真正的文明离开某种游戏因素是不可能存在的。”竞技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的辉煌灿烂的结晶,产生于游戏,发展于游戏,并理应作为游戏而继续完善成熟下去。反之,就犹如鱼离开了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竞技体育将自取灭亡。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也在呼唤着游戏精神——公平竞争。“真正的文明将总是需要公平游戏的。公平游戏无非就是用游戏术语表达出良好信念。因此欺骗或破坏游戏本身就是摧毁文明本身。为了成为一种坚实的文化创生力量,此种游戏因素必须是纯粹的”,“它不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摆设,一种对政治目的的掩饰。真正的游戏与宣传了不相关;它的目的就是它自身,而它熟悉的精神就是愉快的激励。”^{[4]270}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和过多的政治性干扰是对竞技体育游戏精神的践踏,也是导致竞技体育偏离游戏轨道的主要症结。遏止商业和政治因素对竞技体育过多的影响,既是竞技体育回归游戏本原的需要,也是竞技体育游戏本原回归的必经历程。竞技体育回归游戏本原保证了竞技体育的纯粹性,才能使竞技体育之所以为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回归游戏本原将消除功利主义的影响,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和过多的政治性干扰。

席勒认为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对此,他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劳动的异化

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身体的生物适应性急剧退化,竞技体育作为人类挑战身体极限的使者,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挽救人类的使命,它将以并应以一种纯粹的游戏状态维护和促进人类的生物属性,从而使竞技体育中的人充分是人、使竞技体育中的人完全是人。

参考文献:

- [1] 高 晶.对山东、广东体育高考生使用兴奋剂的心理调查[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4.
- [2] 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5-98.
- [3] 郝时远.体育运动的人类学启示[J].世界民族,1997(4):1-16.
- [4] 胡伊青加.人:游戏者[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5] 周爱光.试论“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从游戏论的观点出发[J].体育科学,1996,16(5):4-12.
- [6]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15-30.

[编辑: 李寿荣]